

彼岸

□李辉

过黄河一路向南，来到沙澧河畔。在漯河市郾城区的西关，恕我孤陋寡闻，竟然不知这里有座曾名扬四海的佛教圣地——彼岸寺。

说是彼岸寺，此时已是一处遗址罢了。低头徘徊，空间很是逼仄，我试着与曾经来过这里的唐代韩愈、杜甫，宋代苏轼、苏轼的脚重叠，闭目间梦幻穿越时空，想濡染几分唐朝的烟尘宋代的风雨，无奈琅琅书声惊扰，让我顿然回到现实。哦，彼岸寺经幢处在一所学校院内。

“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。”

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”

杜甫在郾城看公孙大娘跳《剑器》舞时，史书上讲是玄宗开元三年，那时杜甫四岁。待他多年后看到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舞剑时，经历安史之乱的大唐已由盛而衰。昔日香火繁盛的彼岸寺渐渐蔓草埋路，公孙大娘也应该是“绛唇珠袖两寂寞”了。

历代遭难，在清乾隆年间仍有房近千间的彼岸寺，也早已片瓦不存，如今仅仅遗迹记载北宋时期重修彼岸寺经过的经幢，它形似古塔，典型的石刻艺术珍品，如今孑然孤寂，长伴寒月。但想想比彼岸寺还壮观的阿房宫、圆明园尚难逃兵燹，身处“得中原者得天下”的逐鹿之地，彼岸寺，您又怎能远离苦难和战乱？

在暮色中久久凝望石幢，它俨如难以圆寂的苦僧，默然无语，直视苍天，似乎在为我指点沧桑“彼岸”的文化秘籍。

二

“人生识字忧患始，姓名粗记可以休。”

同样拜谒过彼岸寺的苏轼，曾经对“识字”有过刻骨铭心的感触，大概也明了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大概因为见过很多的“文字狱”而心有戚戚，故如此喟叹。

初识漯河，我就是冲着“汉字名城”的名头来的，因为这里是“字圣”许慎的故里。

仓颉最初造字，是按照万物的形状描摹。1800多年前，东汉的文字学家和经学大师许慎无疑是伟大的，他焚膏继晷，皓首穷经，一生苦苦编写《说文解字》，是第一位从理论上阐明文字重大意义的圣人。

“盖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。”无论是走进许慎小学还是站在许慎文化园，我的耳畔总有“字圣”的洪钟之音。

通常，超脱生死，即涅槃的境界为“彼岸”。而许慎通过对文字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“以究万源”，为后人的文字“摆渡”带来便捷。遥望“彼岸”，我们都应有感恩的情怀。

识字的忧患的确曾让知识分子寒栗，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历史上的文化悲剧。但在学术求实上“一根筋”的许慎，丝毫不忘“前车之鉴”，凛然风骨偏钻“牛角尖儿”。据传，在编撰过程中，他居然不避窈太后的名讳，将“窈”字解释为“洞”，因此惹怒了窈太后，将其贬官，逐回原籍。可见，做学问无论大小，拥有人格气节，秉承治学精神，方能让历史的文脉千年传承。

在参加河南杂文作家漯河采风的文友中，来自洛阳的马军在许慎小学参观时，无意中看到恩师——我国著名历史学家、文献学家郑慧生先生的墨宝，他顿时黯然神伤，几天后在微信圈里留言：“人生何处不相逢”。无意中看到恩师的墨宝，回到家翻开恩师所著的文字学著作，思绪万千。恩师于前年已归道山矣！天文、训诂、文字、考据，师无一不通，惜无一人将其衣钵全部接下。吾当年求学于河大时，视学问如粪土，有无知无畏之愚，无向学向上向道之心。悲乎！踏入社会多年，经历些许世事，方明心见性，从此开悟，‘三向’之心方生，然时已近不惑，痛哉！”

郑慧生先生教学生《中国历史文选》，教材是繁体横排的。他曾专门用一堂课来说明这上、下两册教材里的错误。郑慧生先生说，用这样的教材真是误人子弟，再这样下去，不知有几人认得古文，读懂古书……

长期以来，知识缺乏“含金量”，许慎用38年的心血撰成《说文解字》，朝廷奖掖的也仅仅是40匹布。时光越千年，在改革开放“下海”潮水汹涌喧嚣时，不是同样出现“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”那种脑体倒挂的怪异现象吗？

马军还记得，郑慧生先生当年参加评职称，用三轮车运来自己的学术成果。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，几乎装了满满一车。虽因“慧”而“生”，若遇知识贬值、钱权当道，也会曲高和寡、知音难觅，最终成为幽谷潺音、治学绝唱，知识的“江河水”甚至有“断流”之虞。

的确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。还是回到彼岸寺吧，同行采风的一作家，竟和为我们讲解的女同志是30多年未遇的小学同学。时光如河，人与人之间、历史与历史之间该有多少“彼岸”，充满戏剧性。我给两位老同学拍了一张“重逢照”，感喟“人生识字共寒窗，多年同道终相逢”。这，恐怕也是“文化”之手冥冥中的安排！

三

如今，你识不识字，文字就在那里；你读不读，《说文解字》就在那里。它宛若彼岸的文字岛礁和文化坐标。

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，人生若不识字，那又该何“始”？于我看来，是悲剧荒诞之始。

早年辍学，我初是懵懵懂懂地活着。有一年春节临近，看到商家正卖年画，在一幅“颐和园”画前，对皇城根儿心生向往的我迟疑中问老板，那幅“‘颐和园’的画卖多少钱？

话音刚落，老板疑惑，周围的人侧目，少不更事的我竟然重复而问，直到老板明白过来，纠正我的谬误后，我顿时感到羞愧难当，恨不得当时发生七级

地震，把自己陷进地缝里。

人知耻而后“泳”。从此无论在文字的“河塘”扑腾，还是“游”进文学的“河道”，我都是如履薄冰、战战兢兢，总怕念白字再被“呛”一口。

身为百姓，念白字尚可宽宥，身居要职或高位的人倘不学无术，则让“彼岸”的许慎蒙羞。几年前媒体曾报道一法官在宣读判决书时竟将“贿赂罪”念成“有各罪”；某地一领导干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说：“我这次来向领导汇报工作，也没事先打草稿，干脆直接说吧，只当是‘对牛弹琴’了。”这样的乱弹，听者不暴跳如雷才怪。

人生本是一片圣洁之地，若一味地荒废光阴、精神颓废，或者半途而废，心灵世界恐怕瓦砾遍地，信仰在废墟中陨灭，精神风骨似石柱断裂。

失去的彼岸寺无法重建，那就呵护好《说文解字》和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吧，摆脱愚昧的雾障，抵达文明的彼岸！

四

放眼更远的彼岸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实力增强，许多外国人开始“说文解字”，探寻古老而年轻的中国文化。

中国文化的深邃从一则笑话里可以管窥：中文研究班里，教授写了一个句子，中间空了一个字，让学生从“已巳己”三个字中选一个适当的填上。结果，两名美国学生目瞪口呆，一名非洲学生拿起尺子测量这三个字的长度。

其实浩瀚的中国文化，其长度哪能用尺子丈量？只有让心灵远航的罗盘对准彼岸、“渡”向彼岸，方能洞察玄妙，了解中国文化。

在许慎文化园，正遇到来自安徽的孩子参加“少儿启蒙开笔礼”仪式，孩子、家长和教师都着汉服，让我有穿越时空、回溯千年的感觉。在人群中，一位戴着近视眼镜、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引起我的注意，从他和女翻译的对白中，我听出他来自一衣带水的彼岸。他看孩子们行开笔礼的神情很专注，我听不懂日语，但从他的口中反复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：“许慎、许慎。”

“字圣”许慎，在他的眼中应是文化的航船。文字载负着两个民族的沉重历史，在躲避漩涡与暗礁中艰难前行。民族的创伤，通过文化的“疗治”，总有一天可以心灵弥合。

我想得更多的还是海峡两岸正在行驶的文化之船。台湾一位文化研究员曾言，《说文解字》不仅代表汉字文化的发展和传承，也是反映历史文化和时代进程的伟大经典。

我还读到新华社的一篇消息，大意是说台湾要求学生在高中时代就学“四书”。许慎文化在台湾很有魅力，岛内文字研究部门和国文系的学生，没读过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就不算懂得中文。

在重建中华文明体系的当下，文字无疑是文化之根。在漯河采风，处处感受许慎的文化热度，《说文解字》如同历史文化老人，我们不能数典忘祖，背弃根本。

暮春时节，我痴情地在许慎故里寻踪溯源，在许慎文化园对称布局的汉字大道上徘徊，反复触摸别具匠心的六书石柱，用灵魂的手指描摹着文字的一撇一捺，此时，大写的汉字恰似蓊郁古树，风吹枝叶，我似乎听到文字在心头不断发芽的声音。

在这样的文化彼岸，我愿成为远离熙熙攘攘、滚滚红尘，凝望残林、寒月的另一种“居士”！



散文·心海一叶

落红不是无情物

□宋宗桃

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这是龚自珍的名句。

我不知道龚自珍是咋想的。落红不就是落花吗？化作春泥应该“更护根”才对呀，怎么反倒成了“更护花”呢？自己护自己有意思吗？

没有根，哪有花。花无论多么光鲜，多么受人追捧，但终究是靠了根才有今朝的。根虽然始终和花同呼吸，却没有和花同风光。根从没有见过光明，也从没有直起过腰身，始终在黑暗中向倦着纤弱的身躯向纵深处开拓，为花的开放汲取水和养分，而且向来不会羡慕嫉妒恨。

但花也是有情意的。花风光了一季，就会“花落归根”，化作春泥，感恩、回报供养自己成长的根。

根是花的基础，花是根的旗帜；一个要把牢底坐穿，一个要红遍大地。

花确实比一些忘恩负义的人强。不只是因为花儿美丽、芳香，还因为花儿知恩报恩，坚守自己的信仰。

荷香依旧

□桂林

傍晚的清凉洒在凤凰湖畔，漫步廊桥，日间的喧嚣与嘈杂渐渐淡去，世俗的纷扰开始遁形。我在这绿波荡漾的荷塘，用悠长的呼吸体会心旷神怡的内涵。

这田田的荷叶，肆意绽放青春的张力，旁逸斜出，无拘无束，十分洒脱快意，难道你就没有烦恼吗？

朵朵荷花香远益清，或笑容灿然，或含苞欲放，或崭露头角，把沁人心脾的芳香慷慨地放送，你在赏花之余，难道能禁锢思绪无限地徜徉吗？

你会想起周敦颐那传诵千年的名句吗？那些充满浩然正气的力量，支撑起民族的脊梁，同时召唤着风清气正的时代乐章！

你会被冰心那朵小小的红莲，触动心灵柔软的港湾吗？母爱的荷叶，荫蔽着你我一生的幸福，铺满我们人生的池塘。

月亮贴在天幕上，心中的万千纠结此刻烟消云散，满眼只有这风姿绰约的荷塘。不管岁月的风尘如何在心壁上刻下沧桑，我们坚信：荷花依然香……



河南杂文名家
走进汉字文化名城漯河

作品选登